



官板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卷四之卷六

□ 12
972
2



門口 12
號 972
卷 2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四

新安趙汭學

文公 杜氏集解文上第八盡文下第九

元年内史叔服 孔氏曰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為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 於是閏三月

非禮也 孔氏曰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歷者皆以彼為章首之歲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

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即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為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歷法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杜為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凡為歷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月也杜長歷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歷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歷過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蝥云火猶西流司歷過則春秋之世歷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惟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月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歷故釋例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算以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失也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歸餘於終 孔氏曰歷之上明為經傳長歷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歷也 元必以日月之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暮之曰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劉炫云一歲為十二月猶

左氏傳補注卷四

明治
月 日 酉 未



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為一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朔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

事則不悖

孔氏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

未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文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先且居胥臣伐衛

陳氏曰傳言經書晉侯杜氏從告非是今案傳言晉襄公告于諸侯而伐鄭及南陽雖中道朝王使大夫伐衛經改正之與之以繼伯也

圍戚 陳氏曰伐國不言圍邑 衛孔達帥師伐晉 陳氏曰傳見

成乃瞑 孔氏曰禮葬乃加諡諡以為自諡而死 甲讓德之基也 其目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諡之善惡也

孔氏曰何休膏肓以為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曰左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今案結外援衛社稷春秋亂世之事也傳惟見此年夏葬僖公冬公孫敖如齊宣十年夏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遂推以為例其言凡君亦指當時之事爾非謂周制則然以周禮邦交合左氏乃康成之失謂傳例為周公之法自杜氏之謬爾古者吉凶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相聘問之有

二年秦孟明視帥師

伐晉

陳氏曰傳見孟明視書師 不登於明堂 孔氏曰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與祖

虞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 書不時也 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一月今案僖公

練祭後期也特書作主則祭不以時可知傳不言作練主故杜氏以過葬十月釋之然非也果如此則自虞後卒哭與祔皆無主凡凡筵十月神無所依甚非

人情當從何氏 **以厭之也** 傳釋處 此在存策書大體中為變例魯史無

止公亦曰諱之知史有諱 **堪其事也** 陳氏曰傳言會未有書大夫者於是

義而不知有筆削之旨 執孔達以說 非晉執 史不書 逆

祀也 杜氏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大廟行之其

所以起非常也有事於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太廟亦禘也孔氏曰禘祭之禮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今案魯人改禘為禘既用禘則不復用禘二傳蓋不知此義故公羊以大事為大裕穀梁以為禘嘗若魯語以為烝則與經書八月時制自不合故韋昭注謂魯文公三年喪畢之禘本左氏學者之說也其釋逆祀升僖於閔三傳

初不異而昭穆之說注家不同公羊云先禰後祖穀梁云先親後祖謂僖為禰為親而閔為祖與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語意略同皆謂閔祖而僖禰也穀梁又云逆祀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與魯語宗有司曰非昭穆同皆謂閔昭則僖穆也夏父弗忌曰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是欲以僖為昭閔為穆也故韋昭釋之曰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是則傳所謂逆祀者謂顛倒其昭穆南北之位也孔氏不考外傳及公穀傳文反取何氏注謂兄弟相代昭穆同班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相同位次宜在閔下則是以前祀為升其同班上下之次而已何氏又謂僖以臣繼閔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說者不詳遂以三傳昭穆父祖為引喻之辭由不知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斷之遂與經傳之旨相悖然何氏昭穆之說他無所據漢廟制以孝惠孝文俱為穆孝昭孝宣俱為昭何氏蓋推漢事以說春秋自晉及唐宋禮官之議皆以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反引何氏孔氏之說以春秋躋僖公為證其所以為疑者則曰若兄弟相代昭穆即異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如商祖丁齊桓公之後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後立者將不得祭矣然又慮同昭穆而並立廟則七廟五廟將不足以容於是天子之廟而有同室異座之制有皇伯祖考之稱其說至今猶未定也竊嘗以諸侯之禮推之諸侯絕宗而兄弟不得以其屬通者所以重正統也公子不得禰先君故別子為祖者所以尊宗廟也然公子不得宗君而為人後者得為之子不得禰先君而以為人後之義得禰所受國之君皆禮之變也兄弟本不得相為後而亦以為人後之義治之者為諸侯上必有所承下必有所授上無所承謂之篡下無所授謂之絕受人之國而絕其後是篡也故非為後則不得受國變而不失其中也既

謂所受國者為禰則兄弟四人相及各禰其禰即同四世一昭一穆祖孫迭遷皆以受國為人後為重也使非受國為人後則支子自無干正統承宗廟之理安可以後立不得祭其祖為嫌而輕受國之恩味為後之義乎然則祖丁齊桓四子代立祭享宗廟與父子四世相承者何異使其世有適嗣亦終不免於禘安可以廟毀於子而昧其子有貴賤本不當俱立乎後世受國與天下者遂廢為人後之禮其忘君臣之義以輕正統亂昭穆之法以瀆宗廟皆流俗不經之論使然而其失由漢文帝始漢文自藩邸入繼大統不後惠帝而禰高祖其後遂以惠帝文帝共為一代則同室異座皇伯祖考之無稽皆未流所必至也若謂兄弟同班立廟將無所容則不得為昭穆之說非禮意明矣以三傳所釋相同必有所本而注家自汨亂之使議禮者失其所依故不可無辨

上祖也 孔氏曰宋為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蓋以為其公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稱魯為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周廟厲王廟是也今案傳言宋祖帝乙與言鄭祖厲王同蓋自微子桓公不先父食言之王者之後雖曰得祀先王其廟祭之禮今不可考或謂宋當祖湯疑傳妄則又全類王者故孔氏惟以不毀之廟釋之魯鄭所出王廟乃東遷後僭禮事與宋祀帝乙不同傳並舉宋鄭已非孔氏遂謂魯鄭有周制則幾於誣矣凡傳所言春秋時越法變禮謂之崇德 趙伯循曰聖人不可以秦穆皆指為周制乃左氏學者之通弊 悔過而早中國陳氏曰大夫將猶稱人也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今案書存秦誓如詩錄秦風與禮之脩春秋事體不同左氏尊秦蓋當時流俗之論唯後傳於此妙得經旨

始也 范甯曰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葉氏曰僖公薨以十二月杜氏以為月誤當為十一月今以冬納幣審十二月猶在禫則納采在三年之內矣反為禮乎諸侯娶元妃固有時而左氏以即位為節尤見其妄 **三年在上曰逃** 陳氏曰例辭粗淺今不取 **來赴**

弔如同盟禮也 孔氏曰謚之為文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親不復言其爵也陳氏曰傳稱同盟謂同方岳之盟故於滕杞薛發傳傳其微者也他非同盟來赴錄之故於王子虎發傳傳其著者也今案傳言同盟指當時諸侯會盟而言王子虎踐土翟泉 **秦伯伐晉** 陳氏曰傳見實盟諸侯故赴弔用諸侯同盟例 **子桑有**

焉 此亦以成敗論人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左氏不足以知此秦穆脩怨乃中國之罪人說見屬辭 **晉先僕伐楚**

以救江 陳氏曰併入下文書且見先僕非卿帥師不書他故此今案將卑書人師眾書師史之恒法 **伐楚以救江**

經書陽處父帥師為大夫將書大夫之始不以救江累王室故沒王叔不書且明征伐在大夫譏不及王叔也杜陳說皆非孔氏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字叔遂以叔為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 **四年故免之** 陳氏曰終元後也衛有公叔文子此人蓋以王叔為氏也 **五年來會葬禮也**

過數 孔氏曰哀十年傳稱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鄰國之數蓋三日也 **五年來會葬禮也** 何休膏肓以為禮尊不含甲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為禮於義為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為先祔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舍之賵之小君

亦如之於諸侯臣祔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甲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為譏孔氏曰案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舍祔賵賻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康成以為譏一人兼二事者非左氏意杜氏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內外之禮皆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何禮之有今案王室成諸侯妾母之喪歸賵舍會葬經於王皆不稱天以示譏與錫桓公命同而三傳皆不能辨左氏反以為禮杜氏釋例又以母以子貴之義傳會為凡何氏知不稱天為刺失禮矣而所謂失者惟以至尊行卑事為譏則以母以子貴之說實出於公羊 **楚成大心仲歸** 陳氏曰傳見成大故也劉侍讀以喪服義駁之當矣 **心書人例在僖二**

年 十六 **滅蓼** 蓼六之別封 **哀哉** 傳於文五年錄臧文仲語成七年錄季文子語昭十六年錄叔孫昭子語皆見中國無伯而識者 **六年以為常法** 孔氏曰周官大保天子三公也宣十則大傳尊於中軍之將與大師皆為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二人者晉為伯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卿法由在 **秦伯任好卒** 傳見秦卒葬 **難必抒**

矣 服虔作紆 **班在九人** 九等之班乃諸侯取女立子通制隱元年公羊紆緩也 **班在九人** 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

矣 紆緩也 班在九人 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

矣 紆緩也 班在九人 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

矣 紆緩也 班在九人 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

矣 紆緩也 班在九人 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

矣 紆緩也 班在九人 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

矣 紆緩也 班在九人 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

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是時諸侯取女立子雖不如禮而九等班位尚存故趙孟得而言之與公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說合後世論公子爭國者惟欲以年之長少定之宜不合於經也

讓偪姑而上之 孔氏曰譜以偪為國名地

晉殺續簡伯 晉殺處父昔殺意恢據傳皆兩下相殺

昭公將去羣公子 傳錄昭公將去羣公子此語

七年非禮也 陳氏曰傳言昭公將去羣公子以再書取須句

後倣此 不言其故且昭公未即位而先欲去羣公子殊不近人情或是當時交構之言或弒君者証之以證成其無道耳史記宋世家成公卒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

蓋國亂之由傳偶不能備史亦不復詳也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 孔氏曰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則此二子名氏當見於經亦卿官也僖二十二年

傳稱大司馬固於是又有司馬子魚上文樂豫為司馬下云六卿和公室六卿之外有此二子蓋是孤卿之官也宋是上公禮得有孤且春秋時不必如禮今

案宋有司馬為卿又有大司馬者僭王朝夏官之制也陳氏曰固大司馬也見傳二十二年傳言穆襄之族

且言非其罪也 陳氏曰傳釋大夫恒書名於幸國人殺固鄭故書宋人

趙盾將中軍 陳氏曰傳見趙盾將中軍晉趙盾書人

先 為文今案不稱秦康公 陳氏曰傳見秦康公書人

秦康公 秦康公書人

趙盾將中軍 陳氏曰傳見趙盾將中軍晉趙盾書人

先 為文今案不稱秦康公 陳氏曰傳見秦康公書人

秦康公 秦康公書人

趙盾將中軍 陳氏曰傳見趙盾將中軍晉趙盾書人

先 為文今案不稱秦康公 陳氏曰傳見秦康公書人

秦康公 秦康公書人

趙盾將中軍 陳氏曰傳見趙盾將中軍晉趙盾書人

先 為文今案不稱秦康公 陳氏曰傳見秦康公書人

秦康公 秦康公書人

趙盾將中軍 陳氏曰傳見趙盾將中軍晉趙盾書人

先 為文今案不稱秦康公 陳氏曰傳見秦康公書人

秦康公 秦康公書人

趙盾將中軍 陳氏曰傳見趙盾將中軍晉趙盾書人

先 為文今案不稱秦康公 陳氏曰傳見秦康公書人

秦康公 秦康公書人

與立靈 公爾 敗秦師于令狐 盟于扈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主諸侯卒使晉不競於楚中國於是無伯 故經變文以略之下又見十五年十七年

不書所會非也案經與公盟矣何謂後會乎又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杜云公後其會而其盟此飾非之言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及其盟

不得云後會且盟重 辟不敎也 傳見公在不序諸侯遂通桓十三年公會會輕不當責其輕

所期經既書公會諸侯亦不得云不書所會至十五年公實不實亦不序諸侯始發他義凡例無據明矣陳氏曰凡例并十五年凡例後人妄加之諸侯會公

不與豈得 為君惡乎 八年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陳氏曰終元年疆成田

報令狐之役 陳氏曰自是秦晉再交兵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傳發公後 珍之也 葉氏曰逐木以二事出故以壬午盟趙盾乙酉盟維戎相

至例以此 事則當書遂與維戎盟于暴亦不得再見名氏經不言遂而傳言遂其妄可知

今案襄仲是行一盟中國一盟夷狄既不得用一事再見之例亦不當言遂杜

云遂不受命而盟 故書以官 陳氏曰傳見不書名氏且言襄

維戎非事實也 夫人因戴族以殺印故亦書人 皆貴

之也 陳氏曰傳釋凡奔皆譏也於是特書官劉氏曰握節而死亦大臣常事

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之實趙伯循曰大夫一卿之死此

三傳補注卷四

殺昭公之漸也四人皆忠於公而左氏謂之黨何謬耶案周官唯守邦國都鄙及出使有節六卿居官者未聞其有節也宋有六卿以王者後即周制也司馬司城何節之云啖氏曰傳言此二人不失節致誤節義為符節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為女色也今案左氏不知宋大夫不名而書官乃夫子特筆見書司城則曰以其官逆之見書司馬則曰其官皆從不能闕疑而妄釋書法故其陋至此

九年使賊殺先克陳氏曰殺先克不書非君命二傳所謂晉人殺先都梁益耳傳見討亂稱人未葬也劉氏曰諸侯逾年尚

謂兩下相殺也稱公王者逾年反不稱王乎毛伯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家宰當國之文矣今案諸侯逾年稱公為不可曠年無君臣子辭也至於發號出令猶聽於冢宰三年曰虎通義曰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以紀事而未發號令也三年除喪乃即位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其說於周制得之左氏言既葬稱君考之不詳也又見屬辭晉人殺箕鄭父士穀崩得孔

曰士穀書經則見卿也七年令狐之戰三軍將佐無士穀十二年河曲之戰三軍將佐杜注無代士穀者而士穀得為卿者先蕺奔秦傳無其代十二年欒盾將下軍注云代先蕺者據傳成文言之耳未必不是士穀代先蕺欒盾代士穀也箕鄭上軍將也傳箕鄭先士穀經士穀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削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或者晉於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將佐之外別有散位從卿若卻缺趙穿之類

陳氏曰傳見以懲不恪葉氏曰此事觀之計諸國之救在一月之內未為楚子書人後時設楚人聞五國來救而退亦豈可以不及楚

師罪之陳氏曰傳釋晉嘗稱大夫於是特稱人且為晉失諸侯之漸今案傳意不及此陳氏所得由傳入每欲通傳於經

自東夷伐陳陳氏曰併前役不書陳人敗之陳氏曰外敗不書例獲公子

莜例在僖三十年後倣此楚子越椒未賜族稱名與中以無忘舊好孔

曰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何休膏肓云於禮既緩而左氏以為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為緩案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古

十年取北徵陳氏曰傳見秦伯書國殺鬪且申陳氏曰

宜申不書族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氏曰息會不書未驟以諸侯于楚也於是蔡實從楚故但書厥貉之次後見宣元年杜說非是今案十四年新城之盟陳鄭皆在而蔡獨不與其會于息猶情紆急與宋同爾故息會削不書而厥貉書蔡侯此筆削之權衡也春秋亦無予楚以伯之義杜氏麋子逃歸陳氏曰凡逃夷狄不書今案十一年

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不書敗說在隱四年即位而來見也傳見諸侯喪畢

不朝京師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陳氏曰凡大夫奔復之皆不書杜說非是遂伐我伐我不書以獲長狄僑如下言擗其喉以弋殺之則其人之長六尺敗之為義

梁傳而意之不能闕所不知若以命宣伯名其三子事鄭瞞由是遂

何休以為蓋長百尺則怪誕矣見襄三十年鄭瞞由是遂

二劉氏曰經言狄不言長安知是長狄赤狄白狄姜戎山戎陸渾戎春秋書之

未嘗略至於長狄何以不書傳曰鄭瞞由是遂云杜云長狄之種絕外傳仲

尼對吳使者曰長狄氏今日大人則孔子時長狄更為大人不得言絕張氏曰

記敗狄于鹹于瞞侵齊之下非長狄明矣今案傳記長狄事甚異而此侵齊者

乃為鄭瞞而鄭瞞舉國皆長人則當書長狄以別之今經但書狄則鄭瞞非長

人可知然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亦不可謂無其事據傳曰鄭瞞曰狄曰長狄

製言有法蓋鄭瞞者狄國名而長狄自為一種服屬於鄭瞞者是時為鄭瞞驅

以侵齊魯適為得臣所獲於法自不得書杜氏誤謂鄭瞞是長狄國名僑如為

其國之君故說者因得以不書長狄非左氏為妄

十二年尊諸侯也陳氏曰傳釋書法與鄭庶

也左氏既不能別白學者又不知有始朝公也孔氏曰劉炫云魯公新立

辭從主人之義遂誣傳為妄過矣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即

位而來朝晚則云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即位而來見晚則云

始見伯主即位魯君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即位而往見

也公許之孔氏曰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娣為夫人也釋例曰杞

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一人出皆杞桓公說者疑杞絕叔

夫人也今案陳氏云復求其次不近人情不言杞絕也姬非此子叔姬

以前不書來歸傳又無子字卒不繫杞杜氏謂未歸而卒則亦不當遽絕之遂

排專妄非也蓋叔姬不安於杞假歸寧以反故杞伯來請而後絕經不書始嫁

與來寧法與鄭季姬同卒不繫杞者既絕也經稱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子

法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是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者或時俗通稱也言

非女也孔氏曰喪服女子既嫁而反在父母之室從本服為之齊衰期此既

服期也遂圍巢孔氏曰世本偃姓舒庸舒夢舒鳩舒龍

來聘劉氏曰杜氏云術不稱氏史略文非也內大夫

主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主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終必還玉非

不欲與秦為好也傳錄賓主辭令以見秦人之進於禮下云國無隄矣是也杜

說趙盾將中軍陳氏曰傳言秦伯交綏孔氏曰司馬法云將軍死綏

綏必是退明日請相見也孔氏曰愨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為十三

年以守桃林之塞孔氏曰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境從

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六卿相見於諸浮

結外援東西圖己故使守此陜塞欲斷其往來故也

孔氏曰六卿在朝且夕聚集而特云相見於諸浮者將欲密

謀慮其漏泄故出就外野屏人私議諸浮當是城外之近地

其處者為劉氏陶唐氏之後為劉累後為晉范氏士氏

見襄二十四年昭二十九年傳及晉語

邾文公卜遷于繹陳氏

氏

左氏傳補注卷四

曰凡自遷其國都不書亦請平于晉陳氏曰傳見諸侯猶有專晉之志十四年故不赴項王崩葬

不書說見莊十六年傳知史有不赴不書之例遂援王孫爭政事以實之非也

于邾陳氏曰傳於齊糾小白陽生邾提苗遂殺闞克及公子燮楚

大夫或不告與失與釋司馬司城書官同此十五年宋華耦

來盟陳氏曰傳言華耦不書名貴之也葉氏曰諸侯相聘使介有常不聞其官皆從也

之黨來盟蓋結魯以輔篡不稱使不名者非時君所使無所受命從史文也書

官者夫子特筆使與八年書官者相首尾以異其事左氏於筆削之旨無傳惟

穀梁傳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明宋大夫之見殺者來奔者來亞旅孔氏

盟者皆宋人無君之事蓋此經逸義也而為其學者不能發明亞旅曰尚

書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古之制也劉

服候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如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古之制也劉

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朝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

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此為得中今案曹伯文十一年來朝至十五年再

來偶合五年之數傳遂以下人以告孔氏曰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又

為古制由不見周禮耳下人以告為鄆邑大夫謂之鄆人知此下人是

大夫親之道也孔氏曰祭敬者謂助祭於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喪哀者謂凡

無絕其愛是相親之道也陳氏曰傳釋外大夫未有書至者於是特書至說見後

史舊章亦考之未備獲大城焉曰入之陳氏曰案襄十三年取郟之傳曰凡書

氏纂例辨之矣今不取無能為故也陳氏曰傳釋盟恒序諸侯於是雖伯與而不

書後也說見七年十六年及齊平陳氏曰凡平疾也趙伯循曰十二公

書不視朔豈皆無疾今案公疾不視朔必書史所以謹君疾重國政雖託疾亦

書史無許君以為直之義傳釋公四不視朔曰疾也乃據史法言之然經既削

其真有疾者則此為託疾亦可知矣左氏知史而不知所以服陘也

經後儒又不思經本出於史此筆削之義所以失傳所以服陘也

孔氏曰劉炫云案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則蚡

冒是兄不得為父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

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劉以世家而規杜非也言服陘則陘本

是他國蚡冒始服之也釋例陘與僖四年次于陘為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

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間則蚡冒之時未至羣蠻從楚子盟陳

使帥甸攻而殺之

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傳序六卿於上而夫人但使司城

赴微者稱人時

蕩意諸死之

意諸來奔而復無能為輕重雖死節與肯息仇牧此君無道也劉氏曰如傳所說則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昭公未

有無道之實也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及專惡朱公王申子曰君父天也豈臣子較得失之地乎今案明年四國伐宋傳記晉人討罪之辭而譏其猶立文公晉語記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宋人弑其君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必有據矣獨於昭公見弑始終加以無道與所序之事自相反何也當時列國皆政出大夫其士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謂晉趙盾弑君為良大夫而宋昭公見弑為無道皆弑君者子孫設辭以分惡殺恥左氏不能辨遂援以釋經蕩虺為司馬傳見惟殺蕩意且立以為例後見宣四年襄三十一年

在十七年失其所也陳氏曰傳釋四國之大夫書人不予以討賊之義案襄二十五年夷儀之會晉受賂不討齊弑君者而經序諸侯無異文劉氏諸

需因以駁傳卿失所稱人為非考之於經凡諸侯盟會皆從其恒稱義與大夫不同不得無功也陳氏曰傳釋會恒序諸侯以彼證此是雖伯主在焉亦不序相及於絳孔氏曰歸生對

寡君之二三臣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趙穿公壻池為質焉陳氏曰傳言晉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也

之不覲乘其飲酒也陳氏曰為成元年王師敗起傳十八年乃謀弑懿公稱人從赴例在十諱之也傳見惡不書弑杜陳說皆非既葬未踰年不六年杜陳說皆非

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今不諱遂書公薨乎一僕因國人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此乃明稱君者之不以葬為限果矣

以弑紀公陳氏曰傳言僕弑紀公而書國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陳氏曰殺母弟以靖國人孔氏曰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甫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五

新安趙訪學

宣公 杜氏集傳宣上第十盡宣下第十一

元年尊夫人也

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今案此魯史成法成十四年僑如襄二十七年叔孫豹同

陳氏曰傳言逆稱女以君為尊至稱夫人以夫人為尊成十四年傳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妄加之也傳無以公子為族之義以定公

位篡立者請會于大國以免於討且假外援臨制其民人杜氏謂當時事情有此非謂當然皆取賂而還孔氏曰案

侯于扈文承宋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會于扈既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七年會于扈全無為魯討齊之事但

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故後言之傳言皆者皆齊宋也陳靈公受盟于晉陳氏曰

楚爭諸侯猶莫適與且著文救陳宋孔氏曰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蓋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

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裴林同共伐鄭裴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宋者皆是致其

意耳楚為賈救鄭凡楚救不悉書陳氏云楚救必不能而後書詳見屬辭二年獲樂呂凡獲非

書既合而來奔賤者奔雖接我史不書晉趙盾救焦陳氏曰傳見趙盾書人杜氏曰鄭受楚命伐宋

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晉趙盾為政而畏

越椒之盛託辭班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稱人

遂自陰地及諸

侯之師侵鄭陳氏曰經自此三年不書晉師今案三國

趙衰趙盾之弟世族譜盾是襄子穿是夙孫是穿為盾從父昆弟之

子也世本夙為襄祖穿為夙之曾孫世本傳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趙盾弑

其君傳於趙盾崔杼弑君見齊晉史臣以直筆為官守與魚史

誰胡氏曰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越竟乃免劉氏曰使盾遂去晉國雖未越

為大夫雖已越竟苟不能討則罪矣哀八年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違讎國未

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安在越竟乃君臣之義絕乎吾以謂此非仲尼

之言葉氏曰弑君大惡也有為不為爾使與乎弑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使

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能責之今案董狐責趙盾之辭惟穀梁傳所錄兼該

禮法可正左氏之謬孔子曰以下乃盾子孫託聖人之言為其祖分

惡至穀梁時猶有謂盾為忠臣者流俗相蒙有自來矣又見四年

于周而

立之於此見盾與穿志同逆新君不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

孔氏曰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餘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

是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晉

語云纘伯請公族悼公曰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悼惠者教之文敬者道之果

敢者諗之慎靖者脩之是公族主教誨也下庶子為妾子知餘子則是適子之

母弟言亦為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子之政令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

也又云庶子為公行掌季公之戎行則公行不教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

是餘子之官教之矣周禮無此三官之名夏官有諸子春官有

巾車掌事與公族公行同無與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趙盾為旄

車之族孔氏曰旄車之族即公行也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詩云建旄

飾之車謂之巾車此掌建

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族

三年皆非禮也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

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此天子

之禮也魯郊本非禮於是天王崩未葬而魯之郊牛傷改卜牛又死乃不郊魯

之君臣蓋有不安於其心者矣為左氏學者乃議其不郊為非禮豈知禮哉

晉侯伐鄭及邲陳氏曰晉君未可問也陳氏曰傳言晉

將一不書

四年權不足也既云懼而

稱臣臣之罪也君雖無道豈臣子

亦當較臣既弑君

亦豈有無罪者傳謬至此凡弑君或書賊主名或不書主名皆從赴

告傳不知策書從赴之法而妄為之辭故陳氏以凡例為後人依倣

著於丁

寧孔氏曰車上不得置簣簣以縣鼓故為作跗若殷之楹鼓也晉語云伐備

鼓遂滅若敖氏陳氏曰討亂雖鄭未服也陳氏曰經自此四

節

五

年復不書楚子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年書過也

知告廟未通復發此義豈他公之行舉無過者陳氏亦不知書至有筆削故取之

卿自逆也

陳氏曰傳

釋書法與紀裂繡異因以見莊二十七年宮慶今案內女適諸侯諸侯遣人來逆則稱逆女非親迎故從內為稱其諸侯與大夫雖尊卑不同親迎皆當稱字以明齊也

反馬也

何休膏肓據士昏禮無反馬以難左氏鄭玄歲之日冠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

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孔氏曰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借老不復歸也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玄云謂助祭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又稱若不親迎則入三月然後婿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

楚子伐鄭

陳氏曰傳見楚子書八

晉荀林父

陳氏曰晉卿將再不書

年將可殪也

劉炫氏曰尚書泰誓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

楚人伐鄭

取成而還

楚比年伐鄭惟此年傳記取成而還故杜氏以厲之殺在此傳蓋有也

七年不與謀

曰會

經書內師及伐者二皆微者不稱將桓十年伐邾傳曰宋志也自餘君大夫以師出皆稱會如桓伐鄭突哀挾吳伐齊豈皆不與謀者杜氏不復深考惟徇傳為說非也劉氏曰諸侯相率而討罪伐畔

諱之也

說者多以沙隨平丘不諱駁此傳為妄今知非妄者宣公恃齊而不事晉於是見止而以賂免其恥在內史故諱之沙隨平丘

以謀不睦

王臣泣盟

八年白狄及晉平

陳氏曰義見十一年會橫函傳

滅之

楚子疆之

陳氏曰傳見楚子再書人

盟吳越而還

孔氏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為二國而規之非也今案經傳記舒庸舒鳩皆冠以舒故釋例知此舒蓼亦是其類孔氏謂注言二國為轉寫誤已得之文五年傳記楚子變滅蓼不冠以舒者別自是蓼國杜氏據臧文仲之言謂蓼與六皆皐陶之後亦如文十六年滅庸與舒庸無與也孔氏併合文五年所滅之蓼與此年舒蓼為一則又誤矣

伯無子而卒仲雍嗣之武王克殷封其曾孫周章於吳為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世允常向踐立為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外傳曰苻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或非夏后之後也

始用葛蕪

孔氏曰蕪字禮或作縹或作縹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喪薦六紼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士

葬用二紼是紼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輜車

辟不懷也孔氏曰曲禮云凡卜筮曰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鄭玄曰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卜上旬不吉

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避不思念其親似欲

汲汲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

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鄭玄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九年王使來徵聘陳氏曰傳言所以自文公至今再書聘今案徵者雖王使不書說見隱五年

厚賄之陳氏曰傳言周衰言易也傳釋不言滅說見襄十三年昭

四以諸侯之師伐陳無將帥故書法與杜丘救徐不同事與襄元年韓厥異者在會諸侯皆以師屬林父伐陳而次

于扈以待之故晉侯卒于扈而師還孔氏曰僖二十八年城濮宋齊秦以師屬

耳此則全無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今

案城濮之戰唯宋公不自將耳齊國歸父無為不親兵時經未書大夫將雖將

尊師衆但書師為左氏學者不知此義故謂稱師為將甲師衆也

秦小子愁自合書人彼有筆削之旨此但史法亦不可併論也

公弗禁陳氏曰傳言其洩冶之謂乎陳洩冶曰此非聖人之言孔子稱三仁曰

殺大夫為有罪故雖無罪見殺者亦必求其罪以實之杜氏見宋

曹殺大夫有不名者遂以書名為賤非但不知經旨亦未究史法

鄭伯敗

楚師于柳棼陳氏曰凡伐之為所敗但書伐不書敗譏不在敗之者他做此

十年非其罪也陳氏曰傳釋棼罪不在奔公穀諸家皆以氏為世卿惟左氏無此義於崔杼信矣

且告以族不以名自此至崔杼一年惠公之世棼應尚幼成十七年傳言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明前此未仕故

嘗為卿者至棼雖未為卿其寵已足以偏高國此高國之所惡也故因惠公卒

舉族出之棼未為卿故不書名實卿族也故來告書其族如尹氏非王卿士於

法不合書其立王子朝亦由世是卿族故史不得不書春秋辭

不然則否王帛之使但謂告命相通不必言聘蔡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出奔可見矣諸侯赴告之法如後世郡國文移合關通者須有常準左氏惟據近事言之

故未

二子奔楚陳氏曰不書奔以納為義晉士會救鄭陳氏曰故不書劍

逐其此亦卿族而經不書異族崔氏者事與討亂同諡之曰靈傳見經不書葬由不成喪後見成十

十一年陳鄭服也陳氏曰傳見息會不書至辰陵然後書今尹為艾獵城

沂孔氏曰此年云今尹為艾獵明年云今尹孫叔敖明况寡德乎陳氏曰

戮之

孔氏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言使隨人守舟明此戰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爾今案謂楚不告非人情凡諸侯以兵屬夷狄不序說見僖二十八年

禮也

陳氏曰傳釋楚入未有書爵者於是特書爵

鄭伯逃歸

非好會不告不入例陳說誤

十二年不

泯其社稷

孔氏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鄭

夷於九縣

孔氏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言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公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

何必楚

晉人釋楚而甘心於羣狄以此以

啓山林

楚世家云熊罥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渠立是為蚡冒蚡冒卒弟熊達是為楚武王孔氏曰案杜注

鄭不可從

傳記士會樂書之言見晉大夫自非楚敵故以不戰喪師

上軍未動

據傳上

啓山林

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篳門則篳路亦以荆竹編車故謂篳路為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服處云言其縷破

鄭不可從

動下言殿其卒而退是亦未嘗出陳也杜以上軍未動得書戰則言戰為虛文矣蓋晉人恥以未陳見敗告諸侯因下軍從首獲連尹襄老囚公子穀臣故

以戰

唐惠侯

陳氏曰唐久屬楚不復見於諸夏故定四年告也

孔氏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云駟前後蔽也蔽

鄭殺僕叔及

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輦重輦一物也

子服

陳氏曰討亂

桓子請死

陳氏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將軍師敗故

遂圍蕭

陳氏曰傳見滅

河魚腹疾奈何

孔氏曰叔展言必須入

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

衛孔達

陳氏曰傳見三

同盟于清丘

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上文稱為彘子服處以為食菜於彘

同盟于清丘

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實其言也

晉景公初年楚方得志於中國入陳圍鄭敗晉師于邲滅蕭矣

三年唯宋可以免焉

劉氏曰清丘之盟左氏以謂不實其言又曰唯

十四年敢言

陳氏曰傳言

復室其

其言均責三國故復為宋解之

無假道于宋

楚子忿晉伐鄭欲伐宋而無名故不

子

孔氏曰釋詁以平為成則成亦平也

急晉之救 **乃殺之** 非卿雖殺行人史不書 **屨及於室皇** 孔氏曰莊十九年鬻拳奔宋而巳

經傳通謂兩觀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如此爾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為室皇及市名蒲胥 **十五年死又何求** 傳見古人臨難不二由其察理素精其義皆未聞 **宋及** 葉正則曰古者審乎性命而定乎吉凶忠信敬義之目後世之所誦說而不能明者也而古人飾之於一事

楚平 平至是始書 **爾無我虞** 凡書平則不書盟與隱七年例自相違 **荀** 說見後傳

林父 陳氏曰傳見荀林父書師 **及毛伯衛** 孔氏曰捷札一人而札在子故杜疑經文倒札字也陳氏曰不書王孫蘇義同僖十九年邾子因

秦桓公 陳氏曰傳見秦伯書人 **穀出不過藉** 孔氏曰既譏其稅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為十 **幸之也** 蠅未成 **十六年** 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為十

晉士會 陳氏曰傳見士會書人 **晉侯請于主** 傳見列國之卿猶有請命者 **且為大傅** 天子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眾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晉為伯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

則晉嘗 **天火曰災** 孔氏曰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置二孤 火耳程氏曰天火未嘗不假人火以為災凡人火皆天

所為也唯雷火災物者間有之而不可以常理論左氏分火為人災為天未當 **以脩晉國之法** 陳氏曰終前

七年卻獻子為政 陳氏曰傳言三 **皆母弟也** 劉炫氏曰再言凡為文後凡嫌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言凡也釋例曰母弟公在雖俱得公

子其兄為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孔氏曰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

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昭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今案太子之母弟謂適子也適子之生禮文雖降於世子而視庶子則有加矣故世

子為君則適子得稱弟皆周制也庶子為君而母弟亦稱弟者時君以同母故優其禮秩使異於他庶子故史亦稱弟此禮之變也魯公子友與齊年鄭語異稱者任使之際內外異辭也衛叔武攝君稱子使非攝君則當稱字同蔡叔於文不可稱某君之弟也鄭段有筆削不可同論先儒多駁此例者考之弗詳爾

十八年盟于緡 陳氏曰特相盟雖伯 **三踊而出** 孔氏曰聘禮若聘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辨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面

因上文如晉傳善之杜非常皆非是與昭十二年
公子憇異者大夫從公行不書則不得言還也

成公 杜氏集解成上第十二盡成下第十三

元年劉康公微戎 陳氏曰傳見言 **二年取龍** 傳見外取邑雖取諸

與但書取不同陳氏 **辭請曲縣** 鄭氏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荀篋者軒

龍人致寇自違其例 **曲縣許之** 周禮中車掌王之五路天子諸侯皆有樊纓之飾鄭氏云樊讀如

謂之曲縣 **皆主卻獻子** 陳氏曰傳見內外乞師

皆以五采罽飾之孔氏曰繫即繫也字之異耳中車孤卿大夫士皆無樊纓是

繁纓為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案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為送葬設盛服爾

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路之賜皆 **藥書將下軍** 孔氏曰宣十二年邲之戰傳稱

有繫纓特賜乃有皆非正法所有也 案外相乞師不告不入例 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

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藥書佐之十三年晉殺先穀當是士會佐中軍

卻克將上軍不知誰代卻克佐上軍疑是荀首為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是林

父卒矣當是卻克佐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佐之十七年士會請老卻克

將中軍當是荀首佐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王云

知罃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已佐中軍明士會

老後卻克遷而荀首代也首於邲戰尚為大夫不應宣之末年得佐中軍故疑

未絕鼓音 孔氏曰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上云齊侯親

也 **而鼓** 孔氏曰襄二十五年鄭入陳傳曰陳侯

而進獻古者有 **奉觴加璧以進** 免擁社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

此禮見司馬法 **五伯之霸也** 孔氏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

語云管仲相桓公伯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

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

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今案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伯者言之

是也宋襄秦穆不成伯楚莊吞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

而復於寡君 孔氏曰禮承玉帛之物名為纁藉是承薦之言故為薦

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為藉故曰藉

敢不唯命是聽 陳氏曰傳言鞏之戰晉師

無名以怒出師以貪成之 **禽鄭自師逆公** 陳氏

曰傳言四卿要公勞師故不

皆受一命之服

孔氏曰此三帥皆卿也本國

三命故魯賜以三命之服司

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

司馬司空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事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又曰司馬司空

左氏傳補注卷五

七

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其司馬司空皆為大夫之官與帥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各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眾大夫也無專職掌散供軍事故後言之

何勞錮焉陳氏曰傳因陽橋之役備載巫臣事

故楚令尹子重陳氏曰傳見令尹子重書人**許靈公為右**陳氏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當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故御戎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御者在中今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當

故曰匱盟釋例曰書盟而責其卿所以成晉為盟主也陳氏曰傳釋六國之大夫皆書人以從楚也因見吾

三年討邲之役也晉自邲戰後失鄭非報復故傳自其始叛言之

失民也傳見經不書**其位在三**孔氏曰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為次國荀庚若是中卿自然當先晉矣乃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是正故定以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來年賜晉三帥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

賞鞏之功也陳氏曰傳言鞏之功晉兆六卿之禍**四年欲**

求成于楚而叛晉陳氏曰傳積晉失諸侯之故**以救許伐鄭**傳見救雖**五**

年遂以告而從之傳見晉無脩省之實**及子國**二子皆非卿不書**盟于垂棘**陳氏曰外君臣特相盟亦皆不書他倣此

宋公殺之陳氏曰殺公子不書罪在圍龜**定王崩**定王不書葬傳欲

六年非由人也啖氏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官非也若然煬宮復何謂乎

侵宋晉伯宗非卿合書人併鄭人不書者同受伯宗之今以衛君武公之官**晉遷于新田**不書說見文十五年**晉師遂侵蔡**陳氏曰

遂以申息之師救蔡林氏曰楚以申息為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常出而大抵用申息之師僖二十五年以申息

年斯不亡矣說見文五年陳氏曰傳**乃通吳于晉**陳氏曰傳著晉

伐巢伐徐陳氏曰傳見吳楚始交兵皆略不書**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陳氏

之患中國

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

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

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

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

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

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

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

吳得州來滅巢及鍾離 晉反戚焉 八年獲申驪 陳氏曰

矣是則云郢始於失淮 大獲焉 來納幣禮也 晉自此

因有諸侯之事遂伐楚皆不書後 說者疑昏禮不當使公子公孫非也國君臣諸父昆弟同姓之卿與異姓之卿

向異如魯鄭無復異姓之知當使何人陸氏又謂常事不書由不知書法一槩

責以 來歸自杞故書 卒且繫之杞與罪出異傳非是 異姓則否 說

云贏姒已曹邠媿弋同姓國少疑此禮難行蓋自大國吞滅已後言之傳惟言

同姓不言國欲併及卿大夫亦是通時俗為例然非禮意如衛晉來媵苟非先

王之制循習已久安肯如此膏肓亦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鄭箴云禮

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納女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

九年吳人不至 陳氏曰傳於是年記吳人不至為厲公會鍾離傳於襄

敢自列於諸侯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殺行人非卿例不 莒無備

而晉求之急 故也 陳氏曰傳見伐莒書嬰齊入鄆書人經不書遂 諸侯貳故也 陳

曰自宣二年至是秦狄伐晉故 十年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 氏

傳發之且為十一年秦背成起 曰漢末應劭作舊君諱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

名不諱則此為州滿或為州蒲誤耳今案葉氏疑晉侯生立其子經何以無異

又非也策書有定體不得異文以盡事變 鄭伯歸 傳見諸侯被 諱之也

又言不以名別亦非諸侯自將與出奔異 陳氏曰傳言葬自內書今案公既見止魯人不復使人送葬

史亦不得蒙上公如晉書葬晉景公因成諱義非筆削之旨 十二年且泄

盟也 劉氏曰若聘重盟輕略盟卻難之盟又何故不略乎若盟與聘均書如

晉泄盟豈不明白今案經書外臣來盟者四魯臣如外泄盟者亦四皆

無交泄者此未知何據上言公請受盟而後 周公楚 陳氏曰傳見

使歸恐盟主於與國無交泄之事當是傳誤 三 日

復出奔晉 陳氏曰傳言明 秦伯歸而背晉成 陳氏曰傳見晉失

附 十二年周公自出故也 王人內京師故自 盟于宋西門

之外 陳氏曰傳見晉楚當同盟不 且泄盟 外泄盟不告

賄之 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宜 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

伐秦 二公不書譏不在 秦師敗績 陳氏曰不書秦敗績

女父 秦爵二十等四不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見漢書孔氏曰案傳此有

增之商君定為二十 迺晉侯于新楚 傳言經 殺子印子羽 陳氏

下相殺不書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陳氏曰大子未嗣位遇害不書例在桓五年十四

年是先君宗卿之嗣也世本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衛侯見而復之

陳氏曰復宜不書傳言旨酒思柔孔氏曰兕獸名贖爵稱以兕角為贖也周禮小胥職云贖其不敬者韓詩說贖非衛侯之志所以書歸

五升詩良邦云有鯀尊君命也說見宣元年鄭伯復伐許陳氏曰連兵雖其角則鯀是角貌

宣三年非聖人誰能脩之此或君子之言但傳為稱族去族發則亦陋爾十五年不然

則否凡稱人執者史策之恒辭稱君執者經變文與伯至以討罪之義傳例不知篡奪之罪重於虐民陳氏討其君不罪其民皆非遂逃

奔宋陳氏曰奔者無罪不書例在莊八年許之乃反經書奔晉自晉歸傳言至河上乃反者始去國以奔晉告故歸亦書自晉

見其出入皆挾晉為重不復詳所至者略外也杜以外納告非也言自不必外納劉氏又疑華元內有魚石之援不待挾晉而入亦非也魚石所以止華元實

畏晉言背其族也蕩山殺不書族與成得臣遂出奔楚向為人大司寇宋大

卿之一不書者族同遷許于葉傳見許以畏鄭故假外援以罪同獨書魚石舉重遷許于葉遷故經不言遷之者他倣此十六年滕

文公卒傳欲見滕子謚下偶連鄭伐宋事注云因滕有喪贅甚矣說在僖十九年敗諸洧陂孔氏曰樂懼戴公六世孫世本

有文也將鉏為樂至于鳴鴈陳氏曰不書併入鄆陵陳不違晦孔氏曰兵尚殺氏之族不知所出

月盛之時故以晦為徹七札焉孔氏曰番庭之子其名為黨襄二公出于

壞墮陳氏曰傳言鄆陵之役齊魯衛皆後師期不書是皆君也傳言趨過見偃鉏不知謀以諸侯之師

侵陳陳氏曰曹伯歸陳氏曰傳言曹伯與偃三使子叔聲伯請

季孫于晉季孫行父公孫嬰齊皆從公行史不書僑如奔齊盟辭見襄二十三年刺公子偃

不殺鉏者鉏幼位於七人之下孔氏曰此時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

公不忌杜說非而求掩其上周語卻至自稱已有大功欲求晉國之政召桓公謂之曰吾子則賢矣晉

佐之卻雖將新軍卻至國之舉不失其次吾懼收之未及子也至謂召桓公曰何次之有先大夫荀伯

下軍之佐以為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為政令樂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

又過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以其可乎陳氏曰言卻至所以見殺十七年侵晉虛

滑陳氏曰至于高氏陳氏曰傳見救晉不書至襄二十三年始書之今案

侵焉但書侵不足言救陳氏於此反自鄆陵陳氏曰傳言鄆陵之高弱

發義過矣杜云從告亦非後倣此

三氏傳補注卷五

以盧叛

凡賤者叛史皆不書後倣此

帥師圍盧

諸侯自圍其邑史不書

而復之

傳見所以不告叛

而立其左右

陳氏曰傳見殺大夫乃厲公之意故皆書國殺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周語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注晉襄公之孫惠伯

談晉自驪姬之潛不畜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

楚公子索師

陳氏曰傳

見秦師

晉殺其大夫

傳見殺三卻公之意殺有童者書偃也而經無異文故皆以有罪發刺然晉童不以兩下相殺書者實以

樂書中行偃當國以國討告耳

十八年使程滑弑厲公

弑君者當國赴不言賊主名故書國以弑

一乘

陳氏曰傳言君弑所以不得葬

以穀叛故也

說在宣九年

晉悼公即位

釋例曰厲公見

殺悼公自外紹立本非君臣無喪制也孔氏曰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鄭玄云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計厲是文公之

曾孫悼是文公之玄孫有總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喪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厲既見殺悼即彼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

國內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

卿

晉語云使呂宣子佐下軍曰卿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殺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彘共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

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頡以其身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至于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與也又曰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能

恤大事使佐下軍孔氏曰呂宣子魏相也彘共子士魴也令狐文子魏頡也趙武父祖功名頗著故不序

曰范武子為大傅孤也士魴為司空卿也其法可遵故使二大夫居其官而脩其法二人皆是大夫非孤卿也僖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三十一年即罷之以為

五軍彼云屠擊將右行未知平即屠擊之子孫也為是其祖代屠擊也正使

以首林父將中行遂以中行為氏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因為氏耳

訓勇力之士時使

孔氏曰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為重校正當周禮校人校

人不屬大御此蓋諸侯兼官諸御謂諸御車之人設今國有十乘乘有一御皆

今此官教之周禮有司右士也掌羣右之政凡國家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

屬焉更有戎右中大夫此司士蓋周禮司右之類故為車右屬官勇力之士皆謂為車右者也設今國有十乘乘有一右總使此官訓之使不犯法

軍尉以攝之

孔氏曰若梁餘子養御宰夷解張御

使訓羣騶知禮

孔氏曰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享食旨乘金路杜言乘馬

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也月今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騶咸駕載在

旄則騶是主駕之官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周禮趣馬掌駕

說之頌是騶為主駕之官駕車以共御者程鄭為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

之官亦屬之戎車貴強力乘車尚禮容

故訓羣騶令教馬進退使合禮法也

以惡曰復入

劉氏曰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不託

之從赴則託之從某則惟注者推言之不復可信也陳氏曰傳言楚人伐宋以納魚石故書入衛人弑其君以逆衛侯行故書歸見入者難辭歸者易辭也而作例者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殊失傳意今案歸入言復說見屬辭

復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陳氏曰傳見嬰齊書人經有鄭人傳闕文
晉侯師于台

谷以救宋
陳氏曰傳言救雖君將不書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以首於文... 其志入皆畏夫夫非... 曰... 大... 文...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六

新安趙涉學

襄公上 杜氏集解襄元第十四盡襄三第十六

元年追書也
據二年遂城虎牢不繫鄭者伯主之令以內辭書也哀三年圍戚不繫衛者以有衛石曼姑也此圍彭城亦伯主之令且

且不登叛人也
宋華元在焉而經特書宋彭城其為追書明矣但傳以非宋城發義則失之
孔氏曰不與楚使彭城還繫於宋也

彭城降晉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見後二十六年
齊大子光
傳邑不言降與鄭小國異杜說非

為質於晉
陳氏曰傳為三年書光會起
入其郛
賈逵氏曰韓厥帥諸侯之師謂帥歸討齊不會皆在正月則此非圍彭城之師矣下別書仲孫蔑出會可見

待晉師
陳氏曰傳言諸侯之師所以不書會晉師
以為之援
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二君
侵宋呂

留
陳氏曰不書救鄭書侵宋譏不在救楚自此再出師不書矣今案不書救說見成十七年
取犬丘
子然非知併壬夫
來聘

禮也
諸侯不服天子之喪自東遷則然傳初無一語及之於是
禮之大

者也
葉氏曰此乃疆弱相傾何謀事補闕之云周官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天子之禮也
二年君子是

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陳氏曰為六年滅萊起於是子罕當國禮君薨

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今子罕當國者鄭國間於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駟為政已具正卿知當國者為攝君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信晉師侵鄭不見宋師衛甯殖

官命未改孔氏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之意故也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陳氏曰傳見楚自公子申公子嬰齊公子壬夫為政故不競於晉嬰齊卒在明年壬夫殺在五年三年吳人伐楚陳氏曰吳

寡君懼矣孔氏曰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敢不稽首陳氏曰傳

新軍孔氏曰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禮食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頡魏絳俱是魏犇之子類別為今狐氏絳為魏氏蓋類長而庶絳幼而適也士富為候奄陳氏曰傳累

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氏曰楚一不書四年今我易之難哉傳

韓獻子之言與五年范宣子之言見晉所以終棄陳於楚楚彭名侵陳陳氏曰楚再不書陳無禮故也

不責諸侯不能救而譏陳無禮蓋緣臧武仲語而失之使臣弗敢與聞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司農云牧一

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方伯也孔氏曰元長也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季孫不御傳始言無

言請木用櫝明不從始議終得成禮或疑定夫人稱定如此定如夷羿收

當從公羊作定弋據定夫人直從夫諡此乃妾母諡定不嫌相同夷羿收

之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失人故也孔氏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

立尚書孔安國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哀元年傳稱有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相斟灌故澆滅之是相立為天

子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云不脩民事寒

澆殺羿言取其國家則羿必自立為天子也當是逐出后相羿乃自立相依斟

灌斟尋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澆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

太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

始滅澆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

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逐之事是馬遷

說之官箴王闕孔氏曰言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為箴辭在帝夷羿孔氏曰三代稱王

夏殷諸王皆稱為帝此羿篡立為王故以帝稱焉田以時陳氏曰傳言景公以滅狄而復伯邾人莒

失諸侯悼公以和我而復伯邾人莒

夏殷諸王皆稱為帝此羿篡立為王故以帝稱焉

失諸侯悼公以和我而復伯邾人莒

人伐郕伐郕不書後敗于狐駘臧紇非卿侵魯於是乎始鬻

孔氏曰鬻之形制禮無明文鄭衆以為泉麻與髮相半結之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鬻而已同路迎喪以鬻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鬻者自此以後遂以鬻為弔服雖有吉者亦鬻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鬻而弔也自敗於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鬻而相弔也鬻者依喪服婦人為斬衰三年者鬻其齊衰期亦鬻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皆吉竿無首素總也五

年晉人執之陳氏曰傳釋經不書晉執言比諸魯大夫也陳氏曰傳

釋經不書及今案鄭屬魯故借如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劉氏曰傳

不言及下書仲孫蔑孫林父同盟于戚陳氏曰傳言

此取舍安從哉陳氏曰傳見楚以不競殺二大夫會于城棣以救之凡

不書後見無之而後可陳氏曰傳見楚用會于城棣以救之會

哀十三年公在位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衾衣君至

會侵會救皆不公在位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

可不謂忠乎行父殺適立庶世專國政傳舍六年郕恃賂也魯以

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說非遷萊于郕孔氏曰郕即小邾也小邾

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今案傳言滅又言遷則七年宜其不

從也孔氏曰禮孟春之月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

耕也獻于此言正與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繆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

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

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隧正孔氏曰五縣為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

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使掌公族大夫孔氏曰無忌先為公族大夫今言

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長也公登亦登

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公先升二等然後臣始

升一而以瘡疾赴于諸侯言弒則亦不以被弒赴諸侯此鄭伯實為

子駟所弒而以瘡疾赴於諸侯亦如隱閔之類諱而不言弒故魯史不得書弒

也陳氏曰案傳記弒君無赴於他邦者於鄭伯免頑楚子麋齊侯陽生傳皆言

也陳氏曰案傳記弒君無赴於他邦者於鄭伯免頑楚子麋齊侯陽生傳皆言

赴而經以卒書而執之使公子黃往入楚軍陳侯逃歸陳氏曰傳因言公子黃所以奔楚二慶所以見

八年孫擊孫惡出奔衛陳氏曰辟殺謂實于理也今案凡辟殺諸子不告二孫微奔不告鄭

子國子耳侵蔡傳見子國稱人尊晉侯也陳氏曰傳釋卿不書以晉侯在會乃及楚

平陳氏曰傳言鄭以六卿異心是以不競九年司里孔氏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

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令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正徒孔氏曰大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

不知其官之名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也用眾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徒役也言具正徒者常供官役

遂正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供官役若今之

奔火所孔氏曰此遂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正丁也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鄒五鄒為鄙

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鄭云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鄒鄙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

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屬鄉郊外屬遂華臣直言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水百役而止蓄水潦積土塗之類

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既遠故亦如之孔氏曰刑書刑器必載於器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亦如之孔氏曰刑書刑器必載於器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刑鼎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必不尤武守孔氏曰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在鼎或書於板號此板為刑器耳尤武守皇即掌此事皇即必是司馬也

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昭四年傳云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王車也國有災患

恐致姦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官出車馬備兵甲以防非常也言尤武守者甲兵器械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也

尤府守孔氏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杜以府為六官之典其事載於書故使其守劉炫以為府守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

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尤其司向成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

以典籍為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為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也

做宮孔氏曰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內小臣寺人王肅云今後宮稱做宮永巷是巷者宮內道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

二師令四鄉正敬詩巷伯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二師令四鄉正敬孔氏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

享孔氏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享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此云鄉正則別鄉正非卿典之但其所

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屬司徒此鄉正言二師命之者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也周禮鄉大夫屬司徒此鄉正言二師命之者二師分

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於時宋置六卿况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彌備也此遇天火為災亦當備祀羣神

于西門之外孔氏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祗祈福祥小宗伯于西門之外掌建國之神位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盤庚湯之九世殷

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也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

三

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屯羣官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
所重故特命三官屯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
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 **心為大火** 孔氏曰昭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
故享祀盤庚之事也 貴神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
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
火季秋納火建辰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
共為朱鳥之宿味謂柳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
之候故於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
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今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
誰食於 **居商丘** 孔氏曰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也然 **故商**
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為商丘非也

主大火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云九州中
諸國之封域亦有分焉其書云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

紀吳越也玄枵齊也蚺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
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孔氏曰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
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為晉星二十八傳云龍宋鄭之星又云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也如魯地又十年傳曰今茲
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晉
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
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誰分之分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
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

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或鶉首極多鶉火甚
狹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
能測 **遇艮之八** 孔氏曰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
易皆以七八為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著求爻繫辭
有法所謂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
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此言遇艮之八下
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
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 **無咎** 孔氏曰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文或二
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總論彖辭故姜 **弗得出矣** 葉氏曰穆姜不應自暴其過如此蓋卜筮家託
亦以彖為言 **秦人侵晉** 陳氏曰不書至 **肆眚圍鄭** 孔氏曰將求民
載占筮事凡十 **秦人侵晉** 陳氏曰不書至 **肆眚圍鄭** 孔氏曰將求民
八處皆此類也 **肆眚圍鄭** 孔氏曰將求民

內犯 **皆從鄭伯**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 **以諸侯復伐**
法者 **皆從鄭伯** 正室皆謂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 **一星終也** 孔氏曰
一役非再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不當與宴
舉史不書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公有適祖母之喪晉侯不當與宴
平漢梁之會亦與諸侯宴于溫諸侯在喪廢禮其來遠 **一星終也** 孔氏曰
矣孔氏謂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何其謬也 **一星終也** 孔氏曰
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曆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
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

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曆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
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

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以先君之祧處之孔氏曰冠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必在廟既行禋享祭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諸侯之冠禮云大戴禮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士冠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為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祧同耳天子有二祧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也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尚尊者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

冠于成公之廟孔氏曰以晉悼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鍾磬其祧十年挾之以出

門者孔氏曰縣門者編板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冠則發機而下之以成一隊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輪崇三柯是賓祭用

言自會也陳氏曰傳釋遂例賓祭用

之孔氏曰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太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隣國之實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其他如祭祀鄭注云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劉炫云禘是大禘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繆之

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謂之夷俘會滅不言以君歸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文不便也陳氏曰國微見俘不責死社稷非也昭四年賴子同納諸霍人孔氏曰鄭語及世本皆云偏陽姪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禮也劉氏曰以是為禮諸侯誰不樂滅國乎今案傳每以

非禮為禮諸家辨駁已備皆不復論晉荀偃伐秦陳氏曰傳見荀偃書師鄭皇耳帥師侵衛

宋舉重上書伐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伐我無不書之法陳氏樂謂不悉書非也楚鄭志在圍蕭以退言無大夫焉陳氏曰傳釋書盜例

聽政辟孔氏曰子孔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己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一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言將

歸焉孔氏曰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鄭有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侵鄭北

鄙而歸事同不能舉其契傳見周衰至使晉大夫聽王卿士之訟十一年將作

軍多則貢重自減為一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卑弱公室故史特書之若軍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蘇氏又云蒐于紅革車千乘所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眾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也周禮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惟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疆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軍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革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眾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

各征其軍 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

三子各毀其乘 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二軍非征伐不屬者乃稅之耳

三子各毀其乘 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名以為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

不入者 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

倍征 孔氏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知邑是賦稅者從民入官惟有

力役與賦稅耳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

使盡為臣 孔氏曰昭五年傳追說此

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此言孟氏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分又分半以歸

鄭子展侵宋 陳氏曰不書公叔孫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

東侵舊許 舊許見昭十二年傳孔氏曰許南遷而鄭得之

名山名川 孔氏曰鄭氏云

監之謂之同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斤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川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

秦右

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陳氏曰傳見

鄭子展出盟晉侯 外泄

伯主史不書

會于蕭魚 孔氏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為杜陳說皆非

甲兵備 孔氏曰射禮數射算二算為

為肆鄭玄云鍾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傳言歌鍾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鍾故但解鍾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為編懸也下

藏 在盟府 孔氏曰魏絳

曰信五年傳曰號仲號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

禮也 孔氏曰以魏絳

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之樂知未賜

秦庶長鮑庶長武

外微者稱人左氏學者合二傳為例陳氏不然微者之師不書凡書人皆

不得有也

賤故微者有得書人之義此以伐晉為重故微者得書考之

易秦故也

經傳左氏為是後微此陳氏曰秦不加兵於晉二十年矣

十二年臨於周廟禮也

孔氏曰杜以下文周廟尊於周公之廟知

敗績義同成十三年

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蒯賁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劉氏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

僭而設公廟左氏不知遂真謂禮豈不誤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

及姑姊妹

孔氏曰釋親父之姊妹為姑姊妹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

祖廟同宗於禰廟於義足

為夫人寧禮也

孔氏曰楚共

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妹父之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姊妹是謂父妹為姊妹也

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于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

昭元年秦鍼奔晉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杜云父

十三年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母既沒連言之耳陳氏曰傳言

秦楚合且為宋之盟釋齊秦起

孔氏曰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惟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

凡書取言易也

胡邦衡曰隱四

民亦書功于廟也趙伯循曰從朝還非有軍戎之事何勞之有今案當時諸侯

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為勞績衰世之意也書勞即書至杜說非辨見桓二年

取年妻上言伐下言取非易也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至六年冬取長葛取

弗地曰入

陳氏曰案此與文十五年例自相違今

不絕其祀也傳

於下軍禮也

孔氏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軍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

蓋不知此義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孔氏曰禰近也於諸廟父

禮則晉人為軍

大夫從之

陳氏曰傳記大

或十人置吏也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言代為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禰廟

職女之由

劉氏曰

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

逐我

此皆不

禮則晉人為軍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言代為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禰廟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禮則晉人為軍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言代為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禰廟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禮則晉人為軍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言代為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禰廟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禮則晉人為軍

楚人歸之

陳氏曰傳見吳楚構

州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陳氏曰傳而後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主專責晉故指言晉爾言公孫董

所以書於向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陳氏曰傳見攝也陳氏曰

後見二十六年後見二十六年子展奔齊陳氏曰傳見奔非無告無罪傳於此

之言及臧孫之言後二十六年記右宰穀之言見衛侯衍不子不君宜失位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孔

曰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

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弗去何為語

大甚不可為訓樂師職兼風刺非卿大夫比故危言不忌左氏由此定弒君稱君為君無道陳氏又以釋經不書出君之人皆非也說又見昭三十二年獲

楚公子宜穀陳氏曰不書獲無廢朕命陳氏曰傳見周以謀定

衛也陳氏曰傳言晉成逐君之亂刺弒齊人始貳陳氏曰傳言晉執

歸之陳氏曰終十年十五年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陳氏曰傳固請而

歸之盜殺三卿傳十六年高厚逃歸陳氏曰大夫逃則不書為

夷故也雖伯國亦無以主兵大夫先諸侯之禮在魯史亦無以主兵大夫序

復伐許而還陳氏曰傳著經敢使魯無鳩乎為十八年十七

年遂奔陳杜氏曰經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孔氏曰傳因華臣之出本

追錄舊事日月訛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不得以從赴為辭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赴爾他倣此苴經帶

杖管履孔氏曰喪服云苴經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亦當為絞帶也若履

非大夫之禮也雜記云

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

服如士服如彼記文則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記是後人記當時之事今此晏子

子實為大夫而行當時之士禮晏子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謂晏子為失故

據時所行而譏之也晏子其父始卒則晏子未為大夫唯卿為大夫

曰禮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曾申

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

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已必斥時之失禮故遜辭略答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

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 陳氏曰齊侯伐我北鄙陳侯書師守之廣里 此言齊人守平陰之防於書圍齊何與後十二年南

及沂 陳氏曰傳狀晉師之暴 天道多在西北 孔氏曰歲星右行於天

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姬歸之於

晉藥魴帥師 藥魴非卿合書晉師不 婦人無刑 孔氏

使以行禮也 陳氏曰終十 從君於昏

也 說見僖十一年下子孔同趙伯循曰據傳齊高厚楚卻宛等死並是兩下相

二十年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劉氏曰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言出君之

凡傳敘事實而斷義非往往類此

記然南面之君禍福自己故魯春秋但書君自出而臣之罪 二十一年重

地也 陳氏曰傳釋來奔雖賤有得書者後見昭五年三十一葉氏曰莒有

二年臧武仲如晉 不書非 執事實重圖之 陳氏曰傳言子產

以少牢 孔氏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

遂縊而死 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告於其父而逃之如其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陳氏曰傳言楚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六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成德校訂

春秋左氏傳卷六

僖公六年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大夫入晉自魯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大夫入晉自魯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大夫入晉自魯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大夫入晉自魯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大夫入晉自魯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大夫入晉自魯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齊人入晉而鄭王突之

